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朱　衣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武功類八

戰略二 四十八則

唐太宗東征至安市城攻高麗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

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鄉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不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杜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

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
長四十里工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
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
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
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
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
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㪺諸軍聞鼓角齊出奮
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工望見無忌軍塵起

命作皷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率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

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奉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

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鋭不能持重茍不獲利氣沮心離

於是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手城下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皷並水潜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率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鋭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

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廵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

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乗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于陜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如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氾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

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孝德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

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嫚駡如初孝德瞑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

于河清欲絶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

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

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茘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栅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率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

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刭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郤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

潰思明及摰皆遁去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偪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于甘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

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田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

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
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
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
祐忠義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
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
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
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
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

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

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後唐莊宗在朝城梁叚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

譙綦歛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
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
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冦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冦帝
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撫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
城門之外皆為冦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
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
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
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

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讐耻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决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彦章侵逼鄆州其意必有姦人動揺變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决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

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于遞坊鎮獲

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
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
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
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
三千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
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
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
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

之唐兵大敗是夕敬塘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鋭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甚歎伏

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周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用亦可使契丹心服矣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勁敵

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顲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决老書生勿妄言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謂其同列曰主危急如此吾屬何得不致

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乗髙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愛能㣲引騎南走剽掠輜重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諭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止之詞不從引兵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戰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

高平僵屍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三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率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倉皇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

宋太宗時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

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衮特爾格宮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乗趨威虜休格聞之率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廵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廵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乗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鋭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
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
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
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
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仁宗時狄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
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
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

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横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黄師宓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儂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

之梟師客等于城下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靡籍之力也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

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詐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

契丹主大敗

張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熈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

要害須其奬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羅索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陜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

保泰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高宗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陜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决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牒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

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廹絶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岳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

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唯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

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岳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

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巳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二十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

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兩河豪傑李通等率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凌阿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格辰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

欲晝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
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
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日
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
于一旦乃自鄽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
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

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烏珠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不去及飛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觧元守承州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朩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眎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鼔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納喇貝勒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别將托小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鼔伏兵四起

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高宗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

以來將士未甞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

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

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岍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岍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带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擄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岍世忠循北岍且

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蘭自濰州遣貝勒太一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黄天蕩太一軍海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絙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

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緪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

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乗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金兵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

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摩哩自鳳翔烏嚕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嚕札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摩哩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于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

城夾澗與官軍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開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䖍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

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
薩里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
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别玠得書未
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
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
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巳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薩里罕既田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敵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邪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

師掩其後金人墮溪㵎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于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别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率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

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琳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冐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

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

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吴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和珍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

連倸其傷則更代代則以皷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遂進次劃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彦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

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
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和珍善戰二酋異
議璘先以兵挑之和珍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和珍
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
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
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
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

世將惟浩嘆而已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合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陣者鬨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

皷鋭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
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
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
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
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熈鞏等州及永
安軍
金圖克坦喀齊喀將五千騎扼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守將
李彦堅告急人情汹汹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

里至吳璘營起琳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黄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李彦堅以神臂弓射金師郤之璘遣别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帥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青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居所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扈里罕使呼紐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寇先于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

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罕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絶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

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

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豫于城下設伏擒敵將阿哈瑪特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

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閭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

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唃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

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騎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

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獘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輙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

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
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
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
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烏珠
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
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
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
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摽去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徹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晧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

震恐喪鬼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拓皐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

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葢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之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彼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

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率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富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

休期從其請則豫収其利敗則我受其獘況前年因豫出師甞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劉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劉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彦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顔等分道

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
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敵
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
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
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
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高宗善之
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
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

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可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髙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後

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吴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

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諜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魏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

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廪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恢復

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率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獀告急于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

金人襲之勝單騎而厭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冐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瓊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勒呼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遅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

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

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欽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遷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綫上流别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

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溫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寧宗時諸將用兵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

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常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皷上擊皷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理宗時李全浚圍城塹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

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汲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汲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項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賛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

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搶埀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

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促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

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曹友聞師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

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容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

没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皷出隘口與友聞會内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没蒙古軍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没奎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

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盧合州順慶府而已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豈阿拉妻子幷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

韋巴薩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錯但跪于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

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觔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

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

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内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

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持嘉喀齊喀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邪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邪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君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

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金武仙愛將劉儀詣孟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

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俟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版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烏舍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

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顧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金主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

賜危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踊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

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桑率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桑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桑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

柴潭立栅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前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

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羅索帥精鋭五百夜出西門人何東藁沃油其上將焼两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隐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羅索僅以身免两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堕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隳两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栅自蔽呼沙呼楇三面精鋭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

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

度宗時元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遣阿嚕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曰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

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
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
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
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珠
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
雪大作黎明阿珠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
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
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

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

軍儲二則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

道距蛩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税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勑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屯田 十五則

漢宣帝時諸羌畔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老臣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圖上方略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

得于外則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筴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既上奏宣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於是充國復奏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

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既復奏宣帝又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又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饑凍罔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髙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𤇆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

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

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
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
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
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
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
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
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上於是報充國曰今聽將軍計善明年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

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

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項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

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栁城營内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廪充實市邑浸繁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畆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

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収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閒開田四千八百頃収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縁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邉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

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勅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

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宋孝宗時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
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
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
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
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
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
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

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灃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阿里巴圖爾為飛

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拱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奎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蒙格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馬政七則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

如雲錦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

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

高祖詔市士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彦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

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